



# 重拾感動

## Regain Heart Touching Feelings

■ 文 | 李宜君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師

工作近兩年，反覆看著死別在臨床工作上演，由一開始不安到受壓迫的喘不過氣來，到現在處之泰然，該說我變勇敢了，還是我讓自己的心淡漠了呢？每天緊湊的日子，無暇看日夜更換的風景，感覺心漸漸枯萎，這是我要的生活嗎？

### 隨直覺前往印度 護理博得尊敬

不斷的自我質疑，加上朋友分享尋找自我夢想的點滴，我決定再次檢視自己，是憑著什麼支撐一個連打針都會怕的女孩去克服而選擇護理呢？腦中常浮現一段電影畫面：一位修女從修道院走向髒亂的難民街，她雙手握著街上需要幫助的人，就算有人質疑她用石頭砸她，修女卻不曾放開她的手去服伺需要的人。每想起這段畫面，我的心總是如浪濤拍向岩岸般的澎湃。我決定，前往印度尋找回我的熱情。

站在印度國土上，除了感受文化上的不同，最重要的是體驗當國際志

工。我選擇到博濟會的定點（當地語 ASDADAAN）服務，這裡是德蕾莎修女創立的機構，主要服務被遺棄的孤兒、街上受傷的人、愛滋病患等。得知在女病房及男病房有一些受傷的人需要協助更換傷口，有護理背景的我，當然一馬當先往前跑囉！

換傷口，我不害怕，只是在醫療落後及缺乏的印度，首先自己必須拋下更換傷口的知識，使用機構僅有的醫療物品；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頭部受傷的男病人，打開傷口前先聞到腐臭的味道，接著出現一群蠕動的蛆向我打招呼，傻眼一秒後，立即展現處變不驚的專業一面，但我從未在臨床遇見這般傷口，現今只好盡一己之力努力夾蛆，認真的處理傷口。

這幾天的換藥過程中，由一開始只專注於處理傷口，到漸漸放慢速度與傷者有些互動；發現他們真正需要的，是有人真正在關心。因此，換完傷口後，我走到房間的角落，跟他們一同

坐在地上，聽他們用我聽不懂的語言訴說著，看著他們急於分享的表情，我只能專注傾聽及點頭表示了解，雖然我完全聽不懂，但我想我們之間是沒有隔閡的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們接二連三的抱著我哭泣，尊敬又感恩地親吻我的頭及手，我整個人嚇得不知所措，不懂自己有什麼資格讓他們這樣對待我；面對他們熱情，滿懷疑惑的我發現自己漸漸放下心中困惑及心理上的潔癖，與他們一同擁抱與親吻。

### 喜歡服務人群 工作中尋肯定

在小孩房裡，大部分都是身體有殘缺的孩童，想到每個孩子背後應該都有令人難過的故事（感覺，例如：每個孩子的身材都有些發育不良，或是被照顧的很好……），其中最有印象的是一個雙眼看不到且雙腳只剩大腳趾的小男孩，我叫他「小不點」。小不點總是默默躺在床上用雙手撥開眼

睛想看外面的世界，因此我抱起他，訓練他用雙腳行走，小不點也順著我的引導往前走來，原來有我們這些志工的鼓舞，孩子比較願意復健，恢復該有的活力。

這其中有個插曲，是小不點在行走過程時依舊努力的想張開眼睛，似乎看得到光，往明亮的地方走去，與我同行的澳洲媽媽看到此情形，積極想幫小不點重見天日，她與機構修女討論後獨自帶小孩就醫。事後澳洲媽媽的分享，讓我覺得還是要比較長期的志工才能真正幫上忙。聽完他的分享，真有衝動想立刻留下來繼續當志工。

要返回臺灣之前，深吸一口印度的空氣，回想在這裡的生活點滴，可以確定的是——我喜歡服務人群，希望自己有一點點德蕾莎修女的智慧及包容一切的心，因此，提醒自己在服務的過程中感受，我想只要願意，總會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☺



一趟印度之旅，讓李宜君找回服務人群的熱忱與對自己的肯定。攝影 / 李宜君